

三成法書有年可傳揚後世俾衆見之大道不爲一人私也既覺遂綉梓于郡齋廣其傳焉其三成法書自序曰崑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游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於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於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元於一炁无形无相來時只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重臺畔金童採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內鍊陽自別九州之炁三花和會化火光直

上昏衢千日功成驟鸞鶴元遊海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要玄微難於直述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尋師已驗之符集成口訣一十八道密示後學凡金丹小成七訣天童不老一聚火煮海二匹配陰陽三聚火還元四散火鍊形五龍虎金丹六周天火候七金丹中成六訣河車肘後一肘復飛金精二玉液還丹三五液鍊形四金液還丹五金液鍊形六金丹大成五訣集神朝元一鍊炁成形二體同太虛三出有入无四形神超脫五其書合三

千言每訣四句每句四字以明白之言發實元精先天至神以此推之與傳道集靈寶單法相去遠矣

詩最頓漸三成非易難高明虛已返心觀靈果化質丹臺瑩慧火鍊形慾海乾息念疑神全法像鍊精化炁駐童顏形神俱妙超生滅游泳先天不等閑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

玄門苗裔時校正編次詩系 帝七

度關先僧第九十五化

廬山開先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入定坐見一道人來詢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了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嗔癡淫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无此心矣及其遇境遇物不能自克則此四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因與珍歷僧堂見一僧方睡酣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赤蛇長五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過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乃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旣狀復渡道人以一桶水傾漫小溝以溢而退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挿地迎之蛇見長縮尋側徑至床右足循僧頂門而入僧睡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達齋供甚精食之又達美酒飲之因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遂回達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

覺道人與珍大笑而去謂彼足為門以涕唾
溺為供醞以溝為江以花木為美女以刃為
賊人其夢寐幻妄如此珍曰蛇者何道人曰
此僧性毒多噴薰深變色已成蛇相他日瞑
目即生于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

精忱可以學道故來教子僧遂禮敬求點化
後隨之而往而莫知所終

詩彙珍僧德行異常人我祖垂慈救出塵
道種昏蒙因愛慈佛心迷昧為貪嗔四端
泯絕明元主一性圓純見本真警策睡僧
方了悟同師天外樂長春

遊沈家園第九十六化

湖州沈惟心慈善多陰德其家園最勝慶元
中有一客青布袍巾徑入游翫形狀頗異守
園者急白主人尋伺已不復見但於後亭壁
上見一詩章曰萬里來遊蜀道長杖藜關說
百花莊誰家雞犬千家市中有神仙一鳥藏
乳燕鳴鳩春自在落花飛絮水微茫主人了
却明寧事向此重開綠野堂末云向道人作
或謂向者回字之轉必洞賓也

詩彙誠信臺中日月長水山景物隱仙莊
比如世上險中顯好向雲根深處藏厚實
和同方士樂虛華雜點俗夫茫沈園秀麗
皆凡景何若京山白玉堂

度楊太明第九十七化

南康楊太明事親孝親喪已廬墓三年然後
歸方廬時七月七日帝君來謁曰子八月有
厄服吾藥則无恙腰間出一小壺取藥投太
明吞之已而捐梳上布袍曰能與我乎太明
唯唯帝君納諸壺中太明滋感帝君笑曰吾
何是哉姑試子耳復探諸壺運之俄取杯水
投之藥以手撓之頃之藥聚如彈丸光彩奪
目謂太明日願餌之手太明答曰稍遲帝君
即自餌之徐曰擬議即非也子居此良苦亦
思所以給朝夕否吾有以遺子乃取土一塊
噓之成紫金太明謂以利銛我却不受帝君
蹴金成石太明日諸公皆有詩遺我道人能
之手帝君應聲援秃筆拂地三四濡杯水大
書其壁曰楊君真確士孝行洞宮壤皇天憐
其難七夕遺追往遠巡藥頑石遺子另饋享

子既不我受吾亦不知強風埃難少留願子
志勿喪會當首鼠紀青雲看反掌末書回客
贈即鮮去其字初若暗昧不可識已而色渥
如赭入壁數分至子年正月真人來與之偕
往焉

詩彙明通道一源迷昧中霄壤天地惟降
升烏兔自來往清虛世鮮明富貴人爭事
仙祖苦提撕太明誠勉強空心性眼明息
炁神清爽不悟若隔山了明如視掌

度喬二郎第九十八化

京師喬公二郎家富豪好禮英勇為謙和順
同人仁慈利物施棺木埋葬孤貧設粥飲接
濟餓殍常齋道敬真仙是以得感祖師會遇
自相見以來求錢物以濟人或索酒飲至大
醉喬欣然取與並無慳吝時以狂放語言逆
觸如此往來一年有餘喬公並不動心故祖
師力救入道修真臨辭贈一長篇云與君相
見皇都裏陶陶動便經年醉醉中往往愛藏
真亦不為名并為利勸君休戀浮華榮直須
奔走烟霞程烟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

金晶金晶飛到上官裏上官下官通光明當時玉露消消生奔到元海如雷聲從此夫妻相際會歡娛踴躍情無外水火都來兩半間卦復翻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到底根元是何物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急下手莫逐鳥飛兼免走如何修鍊作真人塵世浮生終不久人道長生那得來自古至今有有有

彖和超出乾坤表裏醜醜默常如醉和光混世了神功弘道度人多美利寵辱不驚誰顯榮逍遙遊戲恣鵬程萬緣洒落清水室一點圓明瑩水晶靜鼓瑤琴清浩炁閑携玉塵震希聲樞機圓活風雲會撥轉玄關無極外清肅玄風萬籟澄冲融元炁陽和泰坎內真陽離內陰坎離既濟密幽深霎時妙合中宮混純一乾陽體健全擊碎虛空不用手沒脚童兒喜飛走金童罔象撥玄珠慧命壽同天地久有人或問此天機向道真元中妙有

正君心非第九十九化

徽宗政和二年駕幸寶籙宮設供齋畢上問道衆能有異術否能化汞為銀否衆无答最下有一道人越次而出化汞為銀猶有所因不足論貧道專以土為之上駭異即命為之遂以泥和作銀錠入爐用火煨之須臾霞光四出遂成真銀道人曰尚欠光澤容貧道歸邸取藥既去久不至上令近侍催促宣召已不知所向上命開爐取出得花銀一錠上有絕句詩一首若模鑄成其詩曰世上紛紛鍊汞銀大都宜假不宜真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關人呂洞賓上及官道衆駭愕悞恨不識真仙次日上命再設齋醮謝詩彖吁嗟嗜利問燒銀邪見昏心喪本真深警太平無宰相蒙塵宜住作朝賓

度黃先生一百化

帝君遊梧桐山見黃一中棄儒入道篤志皈真建庵接待四方雲遊道友數年未嘗少息一日帝君求掛搭黃見非常每日敬待之帝君亦逆意試其心黃愈加誠謹始得受密印黃自此大洞徹明臨別告求法語于是贈一

長篇吾有玄中極玄語周遊八極无處吐雲翰飄從到宜陽一見君子在玄浦知君本是孤雲客擬話希夷生恍惚无為大道本根源要君親見求真物其中有一分三五本自无名號丹母寒泉歷歷无綿綿上透崑崙還紫府浮沉升降入中宮四象五行齊見土驅青龍擒白虎起祥雲下甘露鉛凝真汞結丹砂一派火輪真為主既修真須堅確能轉乾坤泛海嶽運行天地莫能知變化鬼神應不覺千朝鍊就紫金身乃致全真歸返朴黃秀才黃秀才既修真須早早人間萬事何時了貪名貪利受金多為他財色身衰老我今勸子心悲切君自思兮生猛烈莫教大限到身來又是隨流入生滅末書云昌虛中留此片言用表其意他日相逢必與汝訣莫退初心善

養善養後三年黃偕隱去

詩和彖假象強名留妙語慧雲法雨如龍吐道風鼓舞肅靈臺鑿圓明輝藥浦昌字虛中字谷客無方神化恍兮惚教人養性了真心直指虛空忘幻物精神魂魄意

為五五者為子中為母虛中五无朝一靈
一靈密混潛玄府性天朗朗即浮黎靈地
肅清真淨土雲從龍風從虎誠感合子全
體露豎指舒拳是識神揚眉瞬目非真主
造玄門志誠確我祖九年潛華歡心无妄
偽乃全真性不偏邪惟正覺一念虛寂復
本然機心泯沒全純朴樂象先須趁早事
休休心了了紫金關內禮三清白玉堂中
侍九老超萬法離一切慧劍光寒心決烈
神凝空碧樂无生性體玉虛常不滅

度王祖師一百一化

重陽帝君本傳王其姓初名中孚字允卿咸
陽大魏村人母懷二十四月餘生而聰敏及
長儀觀魁偉廣顙巨目鬚鬚長美志操清高
不拘小節文武皆備天春初試武略中舉易
名世雄字得威好布施利物濟人多有陰德
嘗歎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吾
年已過猶碌碌世間不亦愚乎一日師飲于
甘河鎮酒肆中忽有二人形質面貌一般各
披禮衫而坐笑視師驚異之二仙遂去師亦

隨其後至止處便作禮懇告求點化二人徐
言此子可教遂以性點省師頓然開悟二仙
再囑云此心明性著之妙末復大事待汝塵
累永釋業緣鎔化吾以汝師分付師即海蟾
更名嘉字智明自此狂縱人以為害風日之
師受之亦自以為名詳二仙即兩口呂仙也

秘授重陽第一百二化

重陽帝君自甘河鎮得點化之後徃狂自樂
不以萬事于心遂斷緣釋累去俗離塵一年
有餘忽有二仙青巾布袍各懸二袋倒挿一
扇師瞥見認是前披禮衫先生便拜呼師父
相邀入酒館中酒闌請問姓名俱不答後辭
去指海蟾劉仙翁此汝師也重陽敬禮遂傳
密印真空慧命之旨及授秘訣五篇囑曰汝
熟了焚之吾乃正陽師父之弟子純陽子是
也遂拄杖與海蟾乘風而登雲漢矣

警鐘仲山第一百三化

長沙鍾仲山嘉定己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
巴陵南津浦時俄觀一舟過馬舟中一黃襖
翁風貌奇危凝然佇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

窺其蓬中无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蓬
前兩青衣童子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
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棹而黃襖翁已復端坐
蓬後矣二舟相幫行約一二里再熟視仲山
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為巨商不與之

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為異人也翌日往呂
仙亭禮拜真像果儼然衣黃衣亦有兩童子
青衣侍側其貌皆與昨日所見者肖也仲山
自恨凡目不識神仙感歎无已周星作水調
歌頭詞有更南津港再遇呂翁船之句次年
下世仲山之孫景瞻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翁
具示人誠以清峻絕俗云

遊寒山寺第一百四化

帝君遊寒山寺在蘇州閶門外五里就歇一
夜風大作本寺塔鈴玲瑯瑯耳次日不止早
本寺長老待茶問姓曰姓呂坐間因言一夜
風吹鐺鈴聒惱人長老戲曰爾是呂先生何
不禁其鈴休響帝君笑遂吹炷禁之隨果不
響僧驚訝仰觀遂隱去長老方省真呂先生
也後僧取下舊鈴換上新鈴至今亦不響

儀真繪像第一百五化

真州天慶觀先和觀常奉純陽真君一日發心雜塑供養胎骨木植及泥作下匠者失期不至忽一秀才投宿知觀正怒秀才問其事勸曰小生善塑休動心來日小生結緣塑了知觀喜待至夜已醉安歇至來日方丈請早齋覓之已去知觀正嗟歎兩三道衆來言昨夜廊下祠堂內誰塑一呂真人像知觀驚觀之果然其像清奇神彩收一足端坐衆皆喜慶謝齋謝之凡有祈禱无不感應後三遭回祿其像獨存見碑記事實于觀

度關真人第一百六化

四明關真人本貧家女自幼有出塵志年十六父母將許嫁關不悅走入深山不歸飢甚拾橡栗而食忽有一老翁鬚眉垂地眼碧有光指關腹一畫曰吾已與汝斬赤龍矣自是可入道關拜問道翁密授玄旨關謝曰然則殺糧之累不息道奚可代老翁曰此易耳袖中出一椽子大如彈丸光彩絢爛曰食此即不飢關食之移時方盡俄不見既歸即不喜

烟火食惟啖果飲水无復天癸動履若神父母不復強之嫁淳祐中召至關庭謝后愛之度爲道士錫號真人當奉教代太后降香至天師龍虎山壇所一羽流見之謂人曰肌膚纖麗眉目如刻畫宛然天女神炁澹然清雅非凡關作女仙傳七卷自言遇老翁即洞賓真仙云

丹度莫敵第一百七化

楊州老兵官莫敵自解名籍家居奉道多化人積善消愆常齋道友濟貧苦一日有道人過之問曰汝所學何道耶莫曰吾平生懺悔殺人罪耳安敢望道耶吾束髮從軍大小百戰殺千百人今年七十三矣老來頗以爲恨時見冤魂道人死生一揆罪福本空心以爲罪則罪狀自見心以爲无罪則惡相皆无冤家形影皆自心生非實有也古人爲大善大惡極處一念迴機其力甚大乃引莫臨水次果見百餘人血身淋漓來莫左右莫驚泣哀求道人一喝其冤魂皆散去遂以丹三粒與之曰服三粒則成天仙二粒則成地仙一粒

則爲地下主者莫置丹掌上粒升空一粒墜地一粒則服之道人曰分止此耳莫拜問姓名乃以指畫空作呂字遠別去莫自是純烟火食知人休咎年百三歲端坐而逝焉

度張和尚第一百八化

街山僧智玄張其姓也一日遊街山紫蓋峯修真院遇帝君共語機鋒敏絕契合帝君曰華嚴經釋迦佛與多寶佛入塔融會紫金榻上不分左右說何事僧无答遂作禮問答曰此佛祖正法眼藏真相空實教外心傳之妙二佛融會性命雙融也不分左右體一太虛也汝執一邊以見性爲能了何其偏乎僧再拜求點化遂授密旨僧曰不遇真師幾乎誤此生帝君點化首遂贈詩云得道純陽七百秋五湖四海任風流此身已出三千界一日須遊數十州醉倒清風明月夜踏翻紅蓼白蘋洲禪門衲子休相笑我在華嚴最上頭僧謝出門乘雲而去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